

画说三晋⑭

张壁古堡堡门

萧 刚 文/钢笔画

张壁古堡三面是沟壑,南北300多米左右、东西约400米,四周围为土夯实的堡墙,有南北两个堡门可出入。我画中的堡门并不算高大,但设计精妙,关闭堡门后,在古代冷兵器时代如果遇到战乱,外敌也很难攻入,起到了很好的防护作用。当地老人向我讲述,从里到外铺设的石板路也很有讲究,门楼上雕有龙首,这条几百米的是路为龙身,而中央纵向排列的石条为龙脊,门外9条红石路则为龙须。为此,我刻意在画面中加以表现。因地势原因,堡门内墙体有明显倾斜,做了防护支撑。

来到介休张壁古堡,众多的古建筑为我提供了很多的素材。在整理这些素材并绘制过程中,这座古堡中蕴藏的多元文化让我又一次对它刮目相看。这座集军事、宗教、民俗、民居于一体的“袖珍古城”,既不同于太谷、祁县等地晋商诸大院的“大院文化”,也有别于山西其他区域的古城堡。



二十四节气

清 明 : 谁说春色不忧伤

王 寒

“清明”二字,就像字面透露的那样:春光正好,天地一片明净,空气清新而湿润。

“清明”是二十四节气中唯一一个以形容词来定义的节气,也是二十四节气中唯一一个节日。梨花风起正清明,清与明的组合,让人感觉到这个节气的清正与素雅,明亮与通透。

通往二十四节气的途中,有一场又一场的雨,唯有清明的细雨,最是令人断魂,南宋吴文英怀念离去姬人的《风入松》,有“听风听雨过清明”句。一到细雨纷飞的清明,难免生出“生死两茫茫”的伤感,那些故去

的亲人,总是出现在清明的思念中,于是花团锦簇的春日,不免带上了悲伤的调子。

清明时节是应该落些雨的,淅淅沥沥,断断续续,它提醒健在的人,记住离去的人。如果说春色让人忧伤,大约也只有清明了,“杏花春雨里,吹笛到天明”,那些最深切的怀念,说出口的只有一二,而十之八九,是深藏于心的。一些至亲至爱的人,与我们隔着天上人间的距离,隔着今世与来生。

清明时节,草木在疯长,思念也在疯长。子规声里细雨如织,返乡的泥路上,是行走在雨中的断魂人,是飘飞的纸钱灰烬和噼啪作响的鞭炮声。

家乡的父老乡亲,把过清明称之为“做清明”。既是做清明,少不得准备祭祖的食物。这其中,必定有青团。做青团,通常是在清明前几日。清明之前的一二日,本是寒食节,只是人们记得端午日的屈原,而很少有人想起寒食节的子推。所以寒食节不得生火煮饭的旧俗,早就给破了。

家乡人常用艾草、鼠曲草、浆麦草制作青团,取其青色。春天可食的野菜不少,肥嫩的马兰头,鲜嫩的荠菜、草紫,香气浓烈微辛的野蒜,叶子清透如翡翠的豌豆苗,都是春天餐桌上常见的身影,不要小看这野豌豆苗,《诗经》里诗意十足的采薇,采的就是野豌豆的嫩苗。但最常见的,应是草紫(紫云英),还有艾草。每到春来,田头地

角,总能见到大片的艾草,开着黄色的小花,叶子长得像孩儿面,上面有茸毛。花儿未全开时的艾草,十分鲜嫩,故乡人把这种艾草称之为青。

清明前,艾草正嫩,正是采青的好时候。乡人把采摘回的青洗净,和着糯米粉拌合,放在院子里的石头捣臼里,用石捣杵反复捣压。捣青是个力气活,少气薄力的,捣个十来下,就觉得手臂酸软,而村妇们可以不歇气地捣百来下,直到变成糯韧绵软、色如碧玉的粉团。

青团可甜可咸,甜的是豆沙馅芝麻馅,还有就是笋丁、肉丁、胡萝卜丁等炒熟后拌合成的咸馅。青团在竹蒸笼里蒸熟后,颜色从鲜嫩碧绿变成沉郁青翠。咬一口,糯糯的、韧韧的,带着植物天然的清气和香气。这青团墨绿的颜色,像春天最深处的色彩。

考究些的人家,会在青团上扑些金黄的松花粉。松花粉是松树的花粉,松树长得像德高望重的老者,稳重严肃,而松叶却像愤青,尖尖细细,一簇簇向外伸长着,很不合群的样子。春天时,松树抽蕈长出花骨朵儿,这种松树花称之为松笔头,是浅嫩的黄色,古人把这种娇嫩的颜色称为“松花色”。

春天松树开花时,采摘花穗,扑下花粉,清明做青团、冬至做糯米圆,都用得上。除了做点心,也有人拿松花粉酿酒,元人张可

久就道:“山中何事?松花酿酒,春水煎茶。”实在是风雅。

在乡间吃到的青团,是用青做的,而城里人过清明,多半到菜场买成品,虽然青团也是墨绿的,不过不全是用青做的,有些是用青菜汁、菠菜汁浸染成的,颜色虽也碧青,只是少了艾草特有的清香味儿。

家乡的清明团子有两种,圆滚滚的叫青团,扁平的,则称为青饼。我更喜欢青饼,乡人做好青饼后,用印模在青饼上按压出各种图案,有鱼,有花,有祥瑞的小动物,很是精致唯美。乡人见我喜欢的样子,给了我几个印模,让我在青饼上按压出不同的图案,我喜滋滋地按了一个又一个。

清明是个长长的节日。家乡谚语道:“清明长长节,做到割麦歇”。在家乡,民间的清明活动,可以延迟到麦子收割前。二十四节气中,唯有清明,将阴阳两界打通,此岸世界到彼岸世界的思念,是可以长一些再长一些的。

清明雨,陌上花。春意闹腾得紧,春光岂可等闲,踏青也正是时候。逝者已逝,给生者留下的只有怀念和记忆的碎片,而生活还要继续。于是,祭拜、追思之后,便是莺歌燕舞的陌上踏青。踏青路上,顺手折几枝柳枝,折几束山杜鹃,也算是不负有限的春光。人世间的哀与乐,都交给清明这个节气了。



赵宗彪 木刻

纪实

平遥商人出现在武汉街头很早,但第一次大规模下武汉三镇,也是在清末。其时,汉正街下段鲍家巷至打扣巷沿线是汉口金融中心,金融机构林立,尤以平遥商人经营的票号最为有名。1823年,中国第一家票号“日昇昌”在平遥诞生,“日昇昌记”牌匾为湖北学子陈沆所题,陈沆其时被誉为“一代文宗”。雷履泰、李宏龄曾在汉口住号,平遥还有多个票号在汉口设有分号。及至辛亥革命,山陕会馆在阳夏之战中遭到损毁,晋商票号辉煌不再。

抗战时期,山陕会馆在日军的空袭中被夷为平地。晋商票号从此退出历史舞台,第一批闯荡武汉的平遥人大多返乡,仅部分留在武汉。

改革开放初期,平遥人依靠传统纺织品袜子再闯武汉。清道光年间,平遥手工纺织户已发展到1400多户。20世纪80年代初,平遥人念念不忘祖上的辉煌,又背着自织的袜子重回汉正街。那时,平遥生产袜子的厂家有450余家,产品远销美国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。农民王承祥是最早到汉正街的,他买了一张竹床,把尼龙袜子挂起来,以床作店,同时以租住的旅馆为根据地向外批发,逐渐带火“平遥帮”。

杜家庄乡苏家堡村有500多户、2000多口人,在汉正街经商的有五六百人,年营业额达一亿元,占汉正街贸易总量的1.2%。20世纪90年代初,在汉正街专营袜子的平遥人仅60多人,5年后增至200多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34

赵树义 著



《经络山河》节选

人,平遥人一度垄断汉正街袜子市场。2003年前后,在汉正街做袜子生意的九成多为平遥人,其中,仅宁固镇便有300多户。以万商白马商城为例,那里计有平遥籍商户300余,占商城总商户数的20%。粗略估计,在汉正街谋生的平遥人有三四千之众,他们经营有年,有的还在武汉买房安家。

连载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34

毕星星 著



《河槽人家》节选

数年以前,我曾劝议,重修家谱,响应者寥寥。农村日渐荒凉,年轻力壮的外出打工,留守的栽种果树,挣钱,盖房子,娶媳妇,过不好的要过好,过好了的要攀比,上几辈先人的事情,谁还在乎记录下来呢。在村里,翻检前三代的事情,没有人能够说清楚,家族的历史一片混沌。

天道轮回,万物有生复灭。天恩的隔阂,顺存的仇隙,七爷的侠义,庆祥的打杀,都祥的劳苦,十爷的凶悍,在时光里一天一天日渐化于无形。劳动,创造,生活,奋斗,生存,挣扎,恩与仇,善与恶,合作计较,地主富农中农贫农,这一门人形形色色,林林总总,日渐模糊。大地上的事情,都这样。

我和父亲共同守护的一份隐痛

乡村日子最难过那几年,我也就十多岁。家里越来越没有吃的了。刚入社那几年,家里还有些陈粮食,贴补几年,米面缸都干净了。入食堂以前,粮食也不够吃,总还能找些瓜菜掺着。队里吃了食堂以后,每顿到食堂去领饭,馍馍

论个,汤饭论勺。定量,不够吃就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到了1960年,粮食标准越来越低,每人每天六数。这是一个新发明的数量词,十两秤的一两叫一数。刚刚由十六两秤改十两秤,说“两”,不太容易说清楚。食堂的定量为每天六两粮,三顿饭,每顿二两。黄面搓条,像甘蔗那样粗细,一顿一坨节玉米面黄馍,一碗清汤糊糊。任是大人孩子,都不够吃。我正在长个子,母亲只好饿着,给我省点。饿得犯了胃疼挛,在炕头上翻滚,村里叫“犯肌”,能死人的。为了一口饭食,家里免不了争吵。一天我放了学,母亲为我攒了一口,祖母没有吃上,竟然和她厮打起来。

随笔